

耶城爆炸,哈马斯更惹眼



哈马斯制造惊天爆炸案

8月9日,当地时间下午2时,耶路撒冷一家名叫“萨巴罗”的意大利比萨饼店,一个文质彬彬的巴勒斯坦小伙子神不知鬼不觉地引爆了捆绑在身上的烈性炸弹,随着一声巨响,正在就餐的人以及过路者血肉横飞,19个人被炸死,80多人受伤。

这是自去年9月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发生在耶路撒冷宗教圣城最严重的一起“人体炸弹”事件。嗣后,哈马斯发表声明,宣称对这起事件负责,强调这是为前不久以色列炸死其政治领导人进行的报复,是为安慰死于以色列屠刀下的烈士的英灵。

众所周知,7月31日,以军出动“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轰炸了哈马斯位于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勒斯的新闻机构,包括其政治领导人在内的八人当场死亡。事发后,哈马斯的精神领袖、最高领导人亚辛发表讲话:“以色列越过了一切红线,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这是亚辛在巴人“起义”以来,第一次以如此严厉的口吻公开呼吁手下复仇。他下令军事机构将上至总理沙龙,下到普通的犹太人,都列为行刺对象。

事态愈发严重了。在过去的一星期内,哈马斯几次图谋搞爆炸事件,均被以色列安全机关破获,以色列国防部长本·埃利泽说,若得逞,每一起都足以致使数十名犹太人死亡。

8月9日爆炸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以色列总理沙龙紧急主持召开核心安全内阁会议,商讨对策。经过

长达五个多小时马拉松式的激烈争论,终于做出决定,授权国防军向巴目标进行“对称的和与恐怖事件相适应的打击”。次日凌晨2时,以军出动F-16战斗机,向阿拉法特总统府所在地拉马拉市的迪拉区警察局总部发射了两枚空对地导弹。由于巴警察事先均已撤离,未造成人员伤亡。同时,以军强行闯入巴解在东耶路撒冷的总部“东方之家”,降下巴解旗帜,将以色列国旗插到“东方之家”。

面对以色列的报复,哈马斯发言人表示,犹太人有F-16战斗机,我们没有,但我们有的是“人体炸弹”,以色列要是不怕后果的话,尽可以来比比试试……

哈马斯与以色列不共戴天

哈马斯是阿拉伯语“伊斯兰抵抗运动”三个词的打头字母的缩写,这是一个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哈马斯最初的雏形是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当时势力和影响都微乎其微。但它注重宣传自己,尤其重视以清真寺、医院、学校等场所为阵地,在知识分子和基层平民中发展自己的成员,拥有较广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1987,巴勒斯坦内地爆发了第一次“石头起义”(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第二次),为该组织的进一步成长和壮大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当年12月14日,加沙的著名教长艾哈迈德·亚辛提议成立“伊斯兰抵抗运动”。1988年1月,“哈马斯”一词开始正式出现在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各种公告中,这标志着一个将对被占领土事务产生举足轻重影响的

政治组织的诞生。

哈马斯主张政教合一,用《古兰经》来制约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主张与以色列“死打硬拼”,通过“圣战”解放巴勒斯坦全境,把犹太人全部赶入大海,在从地中海到约旦河西岸的巴土地上建立巴勒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哈马斯有一套卓有成效的内部机制,主要包括行政、慈善、政治和军事等职能机构。此外还于近年成立了信息处和政治处,旨在维持哈马斯与外国政府官员、反对派及媒体记者的接触和联系,以扩大影响。

哈马斯的军事组织尤为外界感兴趣。这是最让以色列人咬牙切齿和寝食不安的组织,它在以色列境内制造的“人体炸弹”事件,不知让多少犹太人命丧黄泉。军事组织大体由情报部门和突击队两摊组成。情报部门的主要任务有:协助政治领导人组织、谋划军事打击目标和实施方案;挖出内奸;协助散发哈马斯的传单等。突击队的主要目标是:在以色列全境乃至境外犹太人聚居之地,实施自杀性爆炸计划;建立地下组织,搜索以色列国防军的活动情报,绑架以色列士兵,为从事“人体炸弹”的候选人举办课程培训。

让以色列人终日惶惶不安的是哈马斯的“人体炸弹”。哈马斯有一支由30名“人体炸弹”组成的常备队伍,可随时听命潜入以色列引爆自己。一旦“人体炸弹”爆炸成功,或未遂失败,或被捕,或被击毙等。哈马斯组织会很快物色和补充上新的替代者。用做“人体炸弹”的人,年龄在20岁上下。当然,也有一些不是哈马斯成员,而是拥护哈马斯的政策、自愿将自己作为“人体炸弹”的。6月1日特拉维夫海滨夜总会爆炸案的制造者赛义德·哈桑·胡特里就不是哈马斯正式成员,他21岁,约旦籍,是个电工,性格内向,对各种政治活动都不感兴趣,只追随哈马斯的主张。

这次耶城爆炸事件的制造者·艾哈迈德·米斯里是哈马斯军事组织的在编成员。他家住西岸杰宁省的阿额巴镇,23岁,有兄弟姐妹11人,两年后才高中毕业,与父亲在杰宁城里开着一家小餐馆。

据西方的媒体报道,哈马斯对其成员的培养和教育甚至从幼儿园就开始了。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小孩,是听着枪声长大的,牙牙学语就是“犹太人该死”之类。在哈马斯办的幼儿园里,墙壁上写着“今天幼儿园天真的孩子,是明天消灭以色列的勇士”。在哈马斯开设的小学、中学里,更是向学生们灌输与以色列不共戴

天、你死我活的思想。哈马斯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等地开办了大量的幼儿园和学校,有的对穷人免费或者只象征性地收费。这也是穷人中哈马斯的土壤尤其肥沃的原因。

现在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女“人体炸弹”的出现。8月初在特拉维夫公共汽车站险些成功制造爆炸事件的,就是一名有着两个孩子的巴勒斯坦妇女。难怪《耶路撒冷报》一位资深时政评论家不无感触地写道:“以色列动辄轰炸巴勒斯坦,把人逼急了,连妇女和儿童都会与你拼命的。”

这些有去无返的“人体炸弹”,他们是犹太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犹太人恨不得全部干净地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对憎恨以色列的许多巴勒斯坦人而言,他们则是“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民族英雄。

哈马斯在巴内地成立至今只有14年的时间,比实力雄厚、历史悠久的巴解“法塔赫”晚成立22年,但发展很快,一举超过颇有影响的“人阵”、“民阵”等组织,目前已成为巴勒斯坦政治舞台上影响和规模都仅次于“法塔赫”的第二大政治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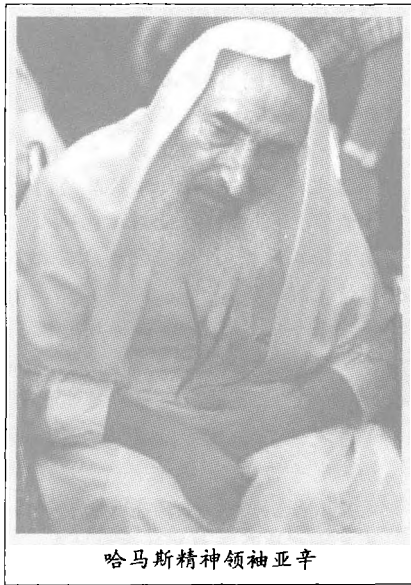
我们似可给哈马斯做出这样一个较为客观和公允的定位:哈马斯的济贫扶弱和乐善好施是深得人心的,这使它赢得了被占领土普通百姓的支持,队伍得到迅速的发展。但它通过暴力消灭以色列的思想是不现实的,有悖于历史发展潮流,无助于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

哈马斯频频以无辜平民作为袭击目标的爆炸活动更与时代的发展格格不入。

哈马斯与巴解不是一路人

在目前如火如荼的巴以冲突中,巴解显然在借重哈马斯,但根本上讲,巴解与哈马斯不同道,本质上不是一路人。巴解早已与以色列互相承认,签署了自治协议,并删除了宪章中有关消灭以色列的条款,目前它与以色列的武力对峙只是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是为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赢得尽可能多的资本,巴以迟早都还将回到谈判的道路上来。哈马斯则以与以色列誓不两立,它仇以灭以政策是一贯的。哈马斯反对巴解与以色列谈判,但它想借重巴解抬升自身的政治影响和地位,有朝一日与巴解一决高低。

阿拉法特对哈马斯采取硬软两手。1996年~2000年间,因为巴以谈判不断取得进展,巴以关系得到改善,巴解与以色列联袂打击哈马斯,哈马斯的许多基



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

以色列欲建

“柏林墙”

延绵数百英里的带电铁丝网，中间竖立着大片的混凝土墙，上面装着敏感的电子传感器，下面有定向地雷、松土地带和牵着大狼狗的卫兵，还有会对着爬铁丝网的人毫不犹豫开枪的巡逻队。

人们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这是柏林墙！”

不，这不是柏林墙，这是即将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隔离墙。

柏林墙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那是一个人为地阻隔居民正常往来的冷战产物，冷战后的今天，又有人打算建这种墙了。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斗了几百年，打仗打了五次，小仗不计其数，和平进程几度搁浅，至今巴以民众还生活在血与火之中。对以色列人来说，料想不到的自杀式爆炸时有发生，伴随着从天而降的石头雨的“因蒂法达”运动也不时发生。怎么办？于是他们想到了隔离墙：把巴勒斯坦人与自己彻底隔离开也许能保证安全。

以色列人这样想是因为他们

曾有过先例。1995年，以色列人在内塔亚附近的哈什莫朗·保瓦尔德就这么干过。他们沿着1967年新边界“绿线”建起了1.5英里长的双层铁丝网，一层是普通带刺的，一层是带电子装置的。附近一英里之外是巴勒斯坦人聚居的图卡姆市，那儿曾发生针对以色列人的自杀式爆炸。据说这种墙建起来后情况好多了。

今年7月6日，《国际耶路撒冷邮报》这样描述隔离墙：墙高约10英尺，水泥板使得整堵墙显出一片灰蒙蒙的，上面装着可洞察一切的电子传感器，装有大灯，入夜之后，把巴方一侧照得亮如白昼。如果有恐怖分子想爬铁丝网过来，还没等他双脚落地，坐着吉普车的边境警察就赶到了他的身旁。隔离墙最热心的倡导者是区域委员会的纳胡姆·依茨科维奇。他说以后以色列当局还要修更长的墙，目的是把加沙的100万、西岸的200万巴勒斯坦人与那里的以色列人彻底隔开。他认为不管中东和平进程

是否顺利，不管有无双边安全协定，这是最安全也是最实际的保命措施。

以色列领导人对此看法不一。前总理巴拉克赞同。他认为，这是他的撤军计划后最有效的保安措施，如果双方不再有重大伤亡，矛盾也就不会激化。现外长佩雷斯反对。他认为，巴勒斯坦人强烈反对这一隔离方案，如果得不到巴方支持，以色列人不会得到真正的和平。引人注目的是沙龙政府从技术角度反对这一计划，但不反对底下人搞这种隔离，要是真有“作用”的话将大力提倡。

把以、巴民众分开来的想法并不新鲜，多年前就有人提出这种建议，但以色列当局并未采纳，现在为什么又想重操旧事呢？这并不奇怪。中东和平进程停滞，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摆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是两种选择：“大以色列”或“土地换和平”。大以色列看来是做不成了，把侵占的阿拉伯领土吞下去很困难，国际社会也不答应；土地换和平对许多以色列人来说又不心甘情愿，总觉得像把自己的东西给了对方似的。此况下，不说吞并也不说归还的建墙想法，在许多以色列人中得到共鸣。这种“隔离”的想法也得到一些美国政要的支持，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正起劲地鼓吹这种想法。但他们就好好想想：隔离墙能挡住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正常来往吗？真正的中东和平和以色列人的安全靠的是什么？▲

□杨曼苏

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许多人员被民族权力机构逮捕。去年9月底爆发巴以冲突后，这些人员又被放了出来，据以色列方面的情报称，目前巴监狱都已空空如也。而据报道，以色列境内的监狱则关押着约3000名巴勒斯坦犯人，大多是哈马斯成员。

阿拉法特曾拉少量哈马斯成员入阁，如目前巴民族权力机构中的通讯部长艾马德·法鲁吉就曾是哈马斯成员。近一时期，针对以色列不断升级的军事行动，巴内部要求组建民族联合体、共同抗以的呼声日

益高涨。巴民族权力机构已同意就此成立专门的委员会，负责与各个派别展开对话，并正酝酿改组政府，吸纳包括更多哈马斯等反对派在内的人士入阁。

耶城大爆炸后，阿拉法特取消了原定于当天晚上主持召开的与哈马斯、吉哈德等反对派领导人的对话会。此间分析人士认为，他这样做是怕被以色列“一锅端”，同时也表明在爆炸事件后他不想与反对派接触。

看来，阿拉法特在对待哈马斯的态度上仍是很微妙的。▲